

Contents

1 今初（广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）

1

1 今初（广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）

[1] 广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这一分引导包含两部分：一、实际观修引导，二、教诫等起在一切闻法时、修法时都应珍重。

[2] 一、实际观修引导

[3] 初广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者，即如是起一心想：住轮回中的一切有情，自我无始以来，无一未曾作我父母。作父母时，大恩护持，好食予我，好衣赐我，极为慈愍，故纯是养育我的大恩人。此等一切恩人，虽欲求乐，然于乐因十善不知修行；虽不欲苦，然于苦因十恶不知断除。所欲所行背道而驰，道已颠倒，沦为愚蒙，犹如生盲独留旷野。此诸有情诚堪悲愍！我此次闻

甚深法后修持，有能成办彼等义利，故今发心，欲令为六趣苦所逼恼此等父母，远离一切六道中的别别业现诸苦及其习气，而当得一切种智佛陀果位。

[4] 这一段文是引发广大意乐菩提心等起的内心道轨，它是要通过正理实际观察到状况，在内心引定解后，自发自觉地想到我要发这样的心，从而发起。当心发起的时候，就出现了广大意乐的等起，它在缘起点上至关重要。那么如何来引发此等起呢？要透过内心上知母、念恩、欲报恩这三者，再进而转到悲缘有情、智缘菩提这两分上，发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，这就是菩提心。这里广大意乐的等起就是指起了这个心想。而修前三分是引出智悲两分的方便。先是知母，“住轮回中的”以下文字的引导，这是展开广大的观境。“住轮回中”四个字出来时，要出现空间上的广大无边，在意境上，要观照到住在轮回中的一切有情，包括十方世界里所有的地狱众生、饿鬼、旁生、人、阿修罗和天人，无量无数。“自我无始以来”，就在时间上出现从无初始以来一直到今生的无量的生世。从中马上就想到：我受生过无数次，在这无数生当中，每一生都有父母，轮回里的一切有情没有一个不曾作过我父母。这样就确认有情都是我的父母。之后要缘想：这些有情过去做父母时对我有何等恩德。“大恩护持”一句，包括生恩、养恩、教知识

恩、赐财产恩等等，这里只是就养育恩做个启发，应当展开到一切大恩上。从“好衣与我、好食赐我”这两点，心上很容易就浮想出来，从我小的时候开始，父母怎么至极慈悲，做鲜美的食物给我吃，拿很好的衣服给我穿等等，从这里能想到，父母的确纯粹是有养育深恩的恩人。以“大恩护持……极为慈愍”这一句作为理由，会确认到“这些有情纯是养育我的大恩人”。“大恩护持”等的内涵，可以根据《备忘录》的修轨，展开来思维，增上念恩的广度和深度。之后，要想到这一切恩人现今的处境。假如他们已经完全离苦得乐，也没有我可报恩之处，然而他们现在处在极为悲惨的境地。这又要由因和果两方面思维，因上要看到，完全像瞎子一样在险道里奔，心里虽然想求乐，却不知道要修乐因——十善法；虽然想离苦，却不知道断苦因——十不善法，所欲和所行背道而驰。然后再想到，这无数父母们都走在非常颠倒的路上。这又可以从理上认定“父母正处在非常可怜的状况中”。所想的是求快乐，所做的却是远离乐因——十善法，所想的是离苦，所做的却是不断除苦因——十不善法，结果一直都是在离乐和得苦，所欲所行背道而驰。这就能看出它的道是颠倒的，全是走在制造苦、远离乐的路上，完全成了愚蒙的状态。所以说“所欲所行背道而驰，道已颠倒，沦为愚蒙。”然后浮现出一种景象，就像在一

个无边旷野当中，一个天生的瞎子被孤独地遗弃在那里，那多危险！各种险情时时会发生，有风暴、豺狼，干渴、困顿等等。要把轮回想象成一个无限长远的荒漠，把父母想象成一个瞎子，不知道路径在哪里，周围充满了各种险情，因为他们看不清路，在险路里奔驰，所以这有多危险！这时就想到，的确需要由我来拔济他们。他们目前的确处在极其悲惨的境地。这是事实，并不像世人讴歌的太平、安乐等等，实际上轮回是一幕极大的苦剧。这时心里会认定，这些有情实在可怜，这时就起悲心——“此等有情，诚堪悲悯”。就是说“的确可怜”，这是由前面观察父母的处境而来，知道“瞎子独留旷野”的处境，就会肯定“的确是非常可怜的”，这叫“诚堪悲悯”。这句话要从观察后的心里发出来。之后要发起悲和智上面的两分心，这要由想报恩的心而发展出来。然后想到：我现在听大圆满前行、正行等等的甚深法，然后我按照法轨修持，就有能力成办一切父母有情的义利。这是强有力的理由，让我们发心。因为父母处在极险恶的境地中，而我又有这么好的因缘，闻到甚深法，只要努力修学，就能很快成就，而成就了就有很大的能力。像观世音菩萨那样，能够普门遍入，在一切众生界里，施展无数神通变化、无数手眼，去救济众生，救济父母。这时就想到：我现在一定要发心。发心又有智和悲两分，悲上就要

想到：这一切被六道苦逼迫得非常厉害的父母们，我要发心让他们远离六道中的别别诸业所现的诸苦以及习气。这时的发心要彻底，要让父母身上有的下至丝毫的苦因苦果都全部远离，这叫做广大意乐。从境上，包括尽虚空界的一切轮回有情；从拔苦的程度，要拔尽六道所摄的一切苦因苦果。业所现诸苦，这叫苦果，也就是三界六道所摄的所有根身、器界所显出的苦相，这些全叫苦报。这时不能只落在一个苦苦范畴，包括天界全部都是苦，因为都是一种以我执造业所变出来的苦相，根本没有脱离生死，所以六道中的一分一分不同业所现的诸苦（包括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），全部要远离。再从苦因上，一般是说业和烦恼，这里推究到习气，就是到最细分的习气全部要断尽，不达到此目的决不罢休，是这样的广大意乐。所以，从这上发起一种最彻底的悲心。“当得一切种智佛陀果位”，就是以智分来缘有情，让有情脱苦以后，究竟把它安置在哪里呢？就要想到，人天是三有边，还没有脱出苦轮，声缘阿罗汉果是寂灭边，没有显发无量的身智功德，这都不是彻底的发心，要把这一切法界父母全部安置在不住两边的一切种智佛的果位，那么这一分的考虑就到了究竟了。当思维已经运行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就起了决定的心，心里真正起了愿：我一定要把轮回里的一切父母全部从六趣的一切苦因苦果中脱出来，而且全

部安置在一切种智佛的果位。当起了这个心，就叫做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。等起就是指起这个心。这以上是广大意乐菩提心等起的引导。

[5] 二、教诫等起在一切闻法时、修法时都应珍重

[6] 如是等起，于一切闻法时、修法时，皆须珍重。原因是：随修任何大小善根，由方便摄持善根，即是加行发心殊胜；其善不为他缘所坏，即是正行无缘；善根能令辗转增长，即是结行回向印持，此即由三殊胜摄持，无有可缺方便。

[7] “如是等起”以下整个一段都是开示缘起上，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至关重要。整个从上到下一气呵成，钩索连环般能让我们发起很深的定解。所以要把握住理路的连贯性。“如是等起，在一切闻法时、修法时，皆须珍重”，这是所立，是修法的宗旨。“原因是”，这是讲它的能立。即总的来说，无论修持什么大小善根，都要以三殊胜摄持，缺一不可。又从正反两方面去证成，正面要看到多不必要，反面要看到少则不行。因为一个修法无非是初中后三环节，最初要发心，要引入到大乘道，这必须要以方便来摄持，也就是用菩提心这样一个心来摄善法，他

才真正在缘起上入了大乘道的轨道。接着在行善的时候，只有住在无缘里，又包括两分，真实的道体就是离相而行一切善法，这样善根就不会被分别识的执著给破坏掉。低一等来说，就是心住在法的所缘上，不住在非法的所缘上。像这样就保护好了善。善法做后完结时，要使得这个善根辗转增长，必须靠结行回向印持，也就是靠祈愿的力量来印持善根。由于心上这么祈愿、印持，就有缘起的方向。心上这么发愿了，就使得这善根往这方面发展；心上没这样发愿，善根不会往这方面发展。这样把握修善的三环节，就把握了整个过程，不必再多。从反面来看，没有缺少三殊胜的方便。假使缺其中一个环节，当然也可以介绍更简要的办法。但是没有前面的发心，根本就不能入大乘道；没有中间的无缘，也无法护持善根；没有最后的结行回向，也不能使善根辗转增上、无尽增长。所以，没有可缺少的方便。这是总说，凡是想修大乘的善法，必须以三殊胜摄持，才是真正的殊胜。否则在缘起的轨道上就是残缺不全的、不完善的、有缺漏的。以上总的成立了“在一切修法时，对此菩提心的等起都要珍重。”之后，“是故闻法”以下，是再推到特别的闻法上来说明这一点。

[8] 是故，闻法时也当先以闻法轨理为主，其中又以等起为至要。如颂云：“唯依内心善恶之

差别，善恶不随影像大小定。”依此义，若自求地位、名声等，以此励力求现世法之等起，则无论闻多少法，都不成为真实之法。因此，先内返调正自心等起，至关重要。若知如是调正等起，以方便摄持善法，则成为无量福德上士道之入径。而不知如是调正等起，纵然外现种种闻法、修法，亦唯成法之影像。

[9] 在透视到缘起必须这样运行，才能达到大乘善法的点上，成为成佛的正因。那么这个闻法，当然是以内在的闻法轨理为主。闻法的轨理就是意乐和行为。它是表缘起，当然不是以外在形相为主，而是以心和行为的轨道为主，由它决定果报。因此要切实把握到闻法的轨理。而闻法轨理又是由最前因作为缘起而引动的，所以它以等起为至要。由开始的起心来决定它的走向，以及未来从初到中到后的所有进程。所以最初的等起就像播种子，或者就像射箭的第一个发射，又像车子初踩油门的第一下运作，它决定着方向、前途。这样就知道，闻法要以内在的意乐和行为的轨理为主，在这一套的意乐和行为里面，又以最初的等起为极重要。进一步引《功德藏》说，缘起不是看外在的影像大小，因为心是作者。就是看心如何，心是善，一切结果就善；心是恶，一切结果就是恶。那么心的善恶不是随外的影像大小定，是随着内在善恶的内涵或者说

差别来定。“唯依”两字是断定缘起就在这上面。以这个缘故再进一步推，假使自己以希求现世的名声、地位等等，以这些求现世法的等起，缘起上决定了就往实现现世法的轨道上走，而这种寻求多数是往恶趣里走的。这样无论闻多少法，都不是真实的法，因为法的真实性不是看外面的形相，或者口里念什么、姿势上做什么来决定，关键在心上。如果心上只是求现世名养等，那多数是往恶趣里奔，它不成为法道，不成为真实的法。因为法道有三种，下士、中士、上士三种道。下士道要以求后世义利为主，之后才有真正的法道。由于心求现世法，无论学什么心上的缘起都是往追求现世法上走，这上连下士道的内涵都没有，所以就能断定怎么做都不成真实的法。因此，首先不以外为主，而是向内返回，调正自心的等起。最下等也要以求来世义利为主，这是下士道的等起；进一步要求解脱生死，这是中士道的等起；进一步要发起把一切有情救出生死安置在正等觉佛果位，而求一切种智佛果的心，这是上士道的等起。只有在这个等起上面，才可能通向大乘佛果。等起一偏了，无论做多少都是在非法的道上行驶的。这样才知道，最初向内调正等起是至关重要的。之后，又从正反两方面来看。如果知道这样调整等起，按照本法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来发起，的确就超过了前面求现世的等起、求来世的等起和求一己

解脱的等起，这就是所谓殊胜大乘法的等起。他叫广大意乐，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，不只是为他们求一个现世或者来世的利乐，而是要求去掉尽虚空界的一切父母三有轮回的一切苦因苦果，之后安置在一切种智佛的果位，因此这叫广大意乐。当内心已经开拓出了广大意乐的时候，缘起点上就已经进入了无量福德的上士道。“入径”是进入途径的意思，就是心上一起了这样的等起，直接就入了上士道。这是一个口子，譬如码头、渡口，就在那里船能入海。同样，从心的这个缘起点上直接就入到上士道。而这是成办无量福德的一种道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只求现世名利，这是对缘起愚昧的表现。当真正深透地认识到了缘起的开发点，以及它将来所呈现的果相，就知道从这里就会出现无量无边广大福德。它叫做无量福德上士道，因为以菩提心摄持，下至做一点善行，出现的福德量都是尽虚空界无法容受的。所以要知道，我从这里就能进入无量福德上士道，所以它就叫入径、渡口、码头，或者上高速公路的入口，从这一点上入到上士道去。相反，如果你不知道这样调整等起，那外面闻法、修法什么都会做，但只是法的影像。因为法取决于内心，内心取决于当下的缘起，缘起上面没有这内涵，很差地落在求现世的等起，或者求离怖畏、得现世名利，那连丝毫法的内涵也没有，这就做法的影像。法的影像就是假的意思，

就像人的影像不是人，狗踩着人的足迹，但实际上不是人走的，是狗走的，跟龙多上师讲的几个比喻一样。意思就是，它只是一个假的影子，它不是法，因为法最低是要有下士内涵。

[10] 是故，闻法时、修法时，或修圣、或诵咒，或礼拜、或右绕，乃至称念一句嘛呢时，以此等起菩提心摄持，至关重要。

[11] 由上面，正反面从缘起上都透彻地观察以后，就得到了定解。缘起最关键的是，一开始要用广大意乐菩提心的等起来摄持。无论修什么善，有这个就成为无量福德上士道的入口，没有这个就是落在道外面。也因此，闻法时、修法时，或者修本尊时、修密咒时，礼拜时、右绕时，下至一句念嘛呢时，都要以菩提心的等起摄持，它是缘起的要害，无则不可。也因此最后下结论为“至关重要”。

[12] 戊二、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等起

[13] 广大方便秘密真言的等起，分成三分引导：一、缘起理趣的引导；二、操作方法的引导；三、以教理结合例子证成这是如实观。

[14] 一、缘起理趣的引导

[15] 其二、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等起者，如《三相明灯》云：“一义亦不昧，方便多不难，依于利根故，秘密乘最胜。”谓此秘密真言金刚乘中，入门之道多，积集资粮之方便多，有不需自行甚大难行而能证果之甚深方便，究其根本亦在于变换欲乐。如云：“诸法乃缘性，枢要在欲心。”依此，说法处所及导师等，不应如彼庸常不净之相而观，而应观五圆满后谛听。

[16] 要看到祖师引导的理路，按照《三相明灯》所说，以方便多不难，成为秘密乘殊胜的要点。也就是说，密乘殊胜的一大原因是其中有很多入门的道、很多积资粮的方便，不必自行大难行有能证果的很深的方便。这些方便推究它的根源、根本，也就是变换欲乐上。因为按照教典所说，诸法是一种缘起性，道果也是由缘起而来的，而缘起关键在于内心，内心关键在于欲乐。就像车子的运行关键在于驾驶室，驾驶室里关键在于司机。按这样归在自心中就知道，左右缘起的关键要素是内心的欲乐，也就是自身的一种习惯性。内心喜欢做什么就叫“欲”，这样一种欲或者心里的喜好、习惯性没有变，就在老缘起上走。如果认为自己现在只是成佛的因，自己的实相当中是非常不清净的，要通过修心变成清静，那就落在因乘上了。这个欲不换过来，就

会一直随着老习惯走，可能三大阿僧祇劫都是一路的习性，总是把根身器界看成不清净的，认为真的有个不清净，我们现在不断地修，最终能修成一个新的清净的东西，这样的见解和欲乐就不能和密乘的见地契合。那么，现在要出现广大方便，关键是要变换欲乐。也就是要换掉过去的心理习性。因为自己的心已经一贯随顺错乱的想法，把万法看成了不清净的，认为我是不清净的，根身是不清净的，处所是不清净的，法也是不清净的等等。随着这种缘起去转，就最多落在因乘上了，这是一种错乱，没有合乎法界的实相，这样就落到下乘上去了。现在要入金刚乘，关键在于缘起，缘起又在于内心，内心又在于欲心，欲上的重点又在于换掉过去不符合实相的心理习惯。首先，是对本来清净要有胜解，要生起真实信心，要能相信一切本来就是清净的。这时就调动起欲心，想回到如实了知的状态，恢复如来的知见，而不想再迷失、再落在虚妄的见解里，就有了这样的欲。它成为缘起上的要点，从这里开始往恢复本来的方向上走了，这就是金刚乘的等起。心里胜解了一切法本来清净，心里愿意换掉不对的知见、观念，想回到实相而不愿迷掉，以这个欲就会常常住在清净观里。从这里开始能入金刚乘，以及展开无数密乘的清净观行。以此缘故，对于说法的处所、导师等，再不能随顺过去迷乱心的观感，认为这

个世界都是丘陵坑坎、荆棘沙砾，导师是五蕴不净的苦相，或者时间是刹那性，眷属都是凡夫，有真实的烦恼心等等。不能这样想，不然就始终耽著在这样的错觉里，就回不到实相本身。认为真的存在不清净的现相，这是根本性的错乱。应当认为现在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不管怎样全是清净的，这样才会恢复本来。也因此，以后就要按照明观五圆满来听法，这才有了广大方便密咒的等起。与前者的差别是，前者在于展开心量，不光为一己谋求现世和来世以及从轮回中解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尽虚空界一切父母有情脱离一切苦因苦果，获得一切种智佛果而发心。这时就把意乐拓展到极其广大的境界，就叫做“广大意乐菩提心之等起”。而这里是要回到本来，回到实相，回到未迷失之前。为此就要按照本来的实相来起观念，这叫做“清净观”。又可以说，一开始就不经过各种分别戏论，或者各种下层的见解，唯一以如来的知见作为自己的知见，佛是怎么看的，我们就怎么看，本来是如何的，就如何了知。由于起了这样的清净观，相信一切都是佛，本来清净，这就有了密乘的等起，是真正往金刚乘上趣入了。以上是缘起理趣的简单的引导。

[17] 二、操作方法的引导

[18] 也即是：处圆满，观为究竟法界宫；师圆满，观为法身普贤；眷属圆满，观为如来心印传、持明表示传之萨埵男女众，皆是男女本尊自性。或者：说法处所，观为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；说法导师，观为邬金莲师；我等闻法眷属，观为八大持明、王臣二十五尊，皆是勇士、空行之自性。或者：处圆满，观为东方现喜刹土；师圆满，观为圆满报身金刚萨埵；眷属圆满，观为金刚种性尊众，皆是萨埵男女本尊之自性。或者：处圆满，观为西方极乐刹土；师圆满，观为无量光佛；眷属圆满，观为莲花种性尊众，萨埵男女尊皆是男女本尊之自性。无论如何，法圆满为大乘法，时圆满为常相续轮，此即于本来如是，而起如是了知之心。如是明观，即法本如是而如是知，此外并非将不是观成是。

[19] 操作方法的引导，就是配在所传的法上，做各种五圆满的观想。譬如传大圆满法，处圆满是密严法界宫，师圆满是法身普贤，眷属圆满是如来心印传、持明表示传的萨埵男女众，通通观成男女本尊的自性，就是全部都是佛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是本来实相。实际上并没有所谓分开的五种实相，只不过就观待世俗心，有分处所、导师、眷属、时间、法门的五分。当错觉已经消失时，真实的法性是不二的，但是就我们现前来说，就做五种圆满的观想。圆满是本来圆

满，是大圆满，它没有什么缺失的，一切本来圆满，一切都是在这本性中圆满具足的，它不是由因缘造出什么来。这样，处本来就是密严法界宫，上师就是法身普贤，观成法身佛，眷属就是本尊。或者传授莲师法门，就观想处所是铜色吉祥山上的莲花光明宫，这是净土，说法师就观成邬金莲花生上师，闻法眷属观成八大持明、王臣二十五尊，都是勇士、空行的自性。或者传金刚萨埵法，那就观处是现喜刹土，师是圆满受用身金刚萨埵，眷属是金刚种性的尊众，都是男女本尊的自性，都是男佛、女佛，只不过现出男相、女相，实际都是佛。如果是传弥陀法，那就观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师是阿弥陀佛，眷属是莲花种性尊众，也都是男女本尊自性。诸如此类，可以配合传不同的法做不同的观想。但实际上都是一个要点，都是本来清净，本来是佛，就土而言是净土，就师而言是导师佛，就法而言是了义大乘法。所谓的大乘法也是自心本来成佛，本具如来藏，它是真实的大乘，而时也是常相续轮。这是如实观，就是本来如是而如是知，除此之外，不是把不是的东西观成是。像这样就是清净观的操作。

[20] 三、以理证成这是如实观

[21] 譬如，上师本三世诸佛总集体性，上师之身为僧、语为法、意为佛，此即总摄三宝；

身为上师，语为本尊，意为空行，此即总摄三根本；身为化身，语为报身，意为法身，此即总摄三身；又复为过去诸佛之幻变，未来诸佛之生源，现在诸佛之补处；再者，对于连贤劫千佛亦未能调化的我等浊世有情，从摄持的大悲、大恩角度而言，较一切佛尤为超胜。如云：“上师佛陀上师法，上师亦即是僧伽，上师一切普能作，上师具德金刚持。”又，我等闻法眷属，也由本体为如来藏，所依为人身宝，助缘为善知识，方便为师长教授所摄受，故是未来之佛。如《二观察续》云：“诸有情即佛，然为客尘障，垢净即真佛。”

[22] 用教理来证明观师和眷属是佛是如实的，不是夸张。一旦理上通了，就能自觉地入到清净观里，没有什么疑惑。以上师为例，上师是三世诸佛总集的体性，也就是说上师的体上具足一切功德藏，具足三身、五智、无量恒河沙数功德等等。因为一切佛在本体上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功德多和少的差别，所以说上师是三世诸佛的总集体性。总集是指一切智慧、慈悲等的功德都集在里面。首先以理来说，上师的身是僧，语是法，心是佛，因此是三宝的总集。或者说身是上师，语是本尊，意是空行，是三根本的总集。或者说身是化身，语是报身，意是法身，是三身的总集。又可以说是过去佛的化现，只是在我们的心前变出一个人相，实际是从诸佛法身中应缘

而变的。再者，从作用来说，是未来诸佛的生源，也就是以上师的加被力可以使众生都还归法界而成佛。再者，他是现在佛的补处，或者说代表着现在佛来行持佛法事业。又从恩德这一分来说，我们在贤劫千佛出世的时候，都没得到调化，直到现在遇到上师，从摄持的大悲大恩这一分来说，比一切佛还超胜，功德与佛同等，恩德超胜诸佛，这样就从理上证成上师是佛。“如云：‘上师佛陀等’”一颂，这是以续部的圣教来证成。也就是以佛的语言，直接说到了上师是佛是法是僧，一切能作，是具德金刚持，这样以圣教量能决定上师是佛。接着是引眷属为例，也是以四因证成为佛，本体为如来藏，所依是人身宝，助缘是善知识，方便是得到师长的教授摄受，所以是未来的佛。为什么呢？他本身是佛，只不过现在暂时被虚妄分别的客尘遮障了。但是现在已经得到了人身宝，出现圆满修集佛法的机缘，又有真佛善知识做觉悟的助缘，再者被上师的教授摄持，就成了能够直接回归菩提的方便。那么这些内外因缘聚合的缘故，当然必定成佛，因此以这四因证成眷属是未来佛。《二观察续》是引续部教证，的确说到了有情是佛，只是暂时被一层迷雾般的虚妄分别的客尘障蔽住了。就好像一尊睡着的佛一样，只要有人一唤醒，他从虚妄分别的迷雾里一出来，就回到了本来佛的境地，也因此叫“垢净即真佛”。对于眷属，

要么你直接观他本身就佛，要么还有一点现相的执著，就可以想：他只是暂时睡着了，其实是一尊佛，等到一唤醒就成了佛。因此，观眷属为佛，不是把泥巴观成黄金，是本来为佛也观成佛，这叫如实观。这样了解清楚了，就能够直接趣入广大方便秘密乘的等起。所谓的等起就是起这样的明观，起这样的如实观，当它一起的时候就契合到本来实相，这叫做金刚乘的等起。